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美英法德卷

法国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7)

罗治华 吕 伟 选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法国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7) / 罗治华 吕 伟 选编. —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6 4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美英法德卷)

ISBN 7-81029-447-4

I 法…

II . 罗 ..

III . 小说 - 作品集 - 世界

IV . I14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佛怡电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 375 字数 7 3 万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册

全卷 25 本 总定价 100.00 元

(每本 4.00 元)

出版说明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与《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这些作品，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审美教育的好教材。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旨在为中、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140页的小薄本，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提高其读者覆盖面。我们相信，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

众多的作者、译者创作、翻译了这么多、这么好的名篇名著，读者感谢他们，本社更感谢他们。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未能一一奉上稿酬，深以为歉。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希望作者、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徐仁发

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

编 委 徐仁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

胡跃生 严奉强

目 录

身份	莫里亚克 (1)
十字勋章	巴比塞 (24)
牵牛花	科莱特 (30)
一种性格	布洛克 (38)
在中途换飞机的时候	莫洛亚 (46)
墙	萨特 (62)
沉默的人	加缪 (88)

身 份

莫里亚克

—

“已经回来啦！你没上墓地去？”

奥尔唐丝·贝拉德对她丈夫的问话只耸耸肩膀作为回答。她将短粗的胳膊向上一抬，扔掉蒙着黑纱的帽子。丈夫一观察，就明白她正怒气冲天呢。

“上墓地去？啊！对，我是想上墓地！我看见教堂门前停着一辆柩车，还以为是别人下葬呢。哪知道，这正是为可怜的爱玛准备的。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奥古斯特要把他姐姐的遗体运到朗格瓦朗去，埋在他们家族的墓园里。他花钱倒挺大方！这未免有点儿让人难以置信。多少年来靠我们生活的人……谁不知道如今雇灵车花销多大——你不认为这太过分了吗？”她以充满威胁的口气补上一句。

“当然，排场大了些 不过应当理解奥古斯特的心情；他的父亲、母亲、姐姐厄多克西都葬在朗格瓦朗。爱玛是他们家最后一个人，不能孤零零地送到公墓去 。”

“重感情固然很体面，可是不该用别人的钱讲感情呀。我打算跟奥古斯特说清楚，既然他有钱雇得起车将爱玛运往朗格瓦朗，那我们以后就不给他钱了；这年月谁家过日子都

挺艰难。”

埃克托·贝拉德默不作声，但奥尔唐丝有意找别扭：

“你不同意我的看法吗？”她一个劲地追问，“对，我明明看出你不赞成我的意见。”

从打开的报纸后边传来企求和解的声音：

“只剩下奥古斯特啦……我知道他确切的岁数。唉！他跟我是同年：66岁啦……他再不会让我们花多少钱啦……”

“对不起！既然他有钱雇汽车运送爱玛，他就什么都不用我们破费啦。”

埃克托把报纸重新折好。他的头顶已经绯红，这在他是极度焦虑的标志。”

“不管怎么样，教堂举行仪式时，你没向奥古斯特提出这个问题吧？”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只不过问了一句：‘你要雇车将爱玛的遗体运往朗克瓦朗？’他点了点头……显得很不自在……”

“可是，奥尔唐丝，你没再说什么吧？……”

“没有，我只不过简单‘啊？’了一声，当然用的是某种声调……”

“你替我表示歉意了吗？我同一个经纪人早就订有约会，你说了吧？”

不错，她代他表示了歉意。可是奥古斯特·杜普鲁伊对他表兄弟没有前来好像十分惊讶……倘若埃克托失约不去出售谷物，他倒会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你知道，奥古斯特带着那种惊愕的神情一再说：‘他没有来？他不能来？’”

这时埃克托嗫嚅道：“我本来应该……”她反驳说

“你疯了！既然我到场了，就行了！我！”

他一言不答。倘若他向妻子承认，在少年时代，奥古斯特跟他本是形影不离的，她一定会讪笑的。她要么不相信他的话，要么就会看不起他。这时，50年前的往事重新浮上他的脑海。他仿佛又见到他外祖母杜普鲁伊家的乡村别墅的那个房间，在木头阳台上，有个小伙子光着上身，两臂交叉在胸前，每只手里握着一个哑铃，他便是奥古斯特。时间是他们高中毕业会考后的那个夏天。那个房间朝南，下面种着大片向日葵和石竹。

“傍晚时分，我抽空去看看奥古斯特。好弄清楚雇车的事。”他急忙补充说。

“他这笔钱一定得向人家借……谁愿意拿自己的钱冒险，谁活该，我才不想听呢。当然，我不会让奥古斯特断绝生活来源，可是这笔丧葬费，那是没门儿。直到最后，杜普鲁伊家还想炫耀自己。这些贵妇人一点都不肯节省，照旧维持一个女仆，每周一次招待日，你记得吧？”

埃克托提醒说，有好多年，奥古斯特替莫库迪纳公司跑外，也挣了一些钱。

“不错，可是即使那些年，也得每年给他们一笔钱哪！……”

“这是他们的权利；我母亲给了他们一份遗赠嘛！”

“嘿，我要是处在他们的地位，就会自觉一点，拒绝接受这笔遗赠；我宁可辞掉佣人。”

“得啦！奥尔唐丝，你没想到吗？我们的表亲首先得保持自己的身份。否则别人会耻笑我们的。”

这下触到了要害。贝拉德太太摇摇头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可是因此就花一大笔钱雇一辆汽车，必要的话，我们也可以把我家的墓园借给他们嘛！那里也只剩下两个位置了，这倒也是真的。”

二

奥古斯特住在城外大马路附近一个凄苦的居民区，离墓地不远。墓地内高大的陵墓与周围小职员和教师黯淡度日的平房比较一下，相差无几。埃克托·贝拉德一般不愿意到那里去。从他童年时代起，这儿的街道连一块铺路石也没换过。他想起往年元旦去看望杜普鲁伊舅母的情形。他认出了这堵墙，门铃下医生的名牌，花园内腐烂的气息：这个居民区是那样死气沉沉，已经没有任何时代的痕迹了。

黑纱还悬挂在门上。真怪，奥尔唐丝对这些黑纱倒丝毫不加指摘。大概在她看来，这属于必不可少的一类。自己属于这个家族，这个家族也从来没有背弃他们。为了光耀门楣，即使再穷，这笔钱也是该花的。

房屋门户紧闭。铃声在屋内响了很久。埃克托担心他的表兄弟还未从朗格瓦朗回来。可是楼下百叶窗打开了一条缝。他听见一声惊呼和拉开门闩的声音，转眼间，奥古斯特已经将他抱在怀里了。他感到对方坚硬的胡子刺在他的脸颊上，这个小老头在硬咽，在哭泣，却没有眼泪。屋中冰冷，散发出一股猫屎猫尿的味道。狭窄的过道尽头，有一扇镶着双色玻璃的门通向花园，把园内的景色染成红蓝两色。他仿佛听见杜普鲁伊舅母在喊：“孩子们，去玩吧。别碰那狗，它臭得呛人。”

“快进客厅吧……对对，我就去生火。管它！难得生一次，下不为例。你来了，我真不知道多高兴！真想不到这样的日子还会给我带来一丝欢乐！噢，火没生着以前，先别脱大衣！”

一盏大理石底座的煤油灯冒着黑烟。绿色的灯罩上装饰着彩条和花边。50年来什么都未挪动过位置。壁炉正上方是亨利四世童年的肖像。柱子上挂着怀里搂着公鸡的爱神。独脚小圆桌上放着瓦洛里斯^①出品的彩瓷花瓶，瓶上描一只打着粉白领结的凤凰。钢琴上堆满了照片，镶在烙花的镜框内。照片颜色褪得那么淡，面目已分辨不清。杜普鲁伊舅父一向喜爱艺术，墙上挂满名画。“他们有一张卡比埃呢，”客人们怀着妒意说，“他们还有一张史密斯……既然急需用钱，他们很可能把那张卡比埃卖掉的。”

炉火点不着。来客要他表兄弟放手算了；可是奥古斯特跪在壁炉前面，非要把火生着不可。于是埃克托看见，他的两只薄薄半统靴上还沾着墓地的泥土，臀部两块骨头的棱角从磨得发亮的裤子里显现出来。终于冒出一丝微弱的火苗。小老头站起身来。

“你想想看，刚才我真怕是来催交车费的！你来了，真好……这是一个莫大的损失……噢，当然罗，爱玛体力大大衰退，可是她常常头脑很清醒。她忏悔过了……孩童般纯洁的忏悔，杜洛神甫就是这么说的，他感动得热泪盈眶……我完全是为了她才活在世上的。”他眼泪汪汪地补充说。

“得啦，奥克斯特，你总不见得要我相信，你的生活中除此以外没有别的……”

小老头把手从埃克托的掌握中抽出来，说道：

“我为家庭什么都牺牲了……那时我以为，我希望不会看见它消亡的命运。可是她们三个都去世啦，一个接着一个，先是厄多克西，接着是妈妈，最后是爱玛。当然，我可以自慰的是，她们靠了我，生前一直能保持身份。有时她们也挨饿，然而从未失格。是啊，这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因为我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你记得吧，埃克托，现在只有你能回忆起这些往事了……我曾经是一个好学生，出类拔萃的学生！今天我完全可以这样说而毫无夸耀的意思。你还记得修辞班的法布尔老师吧，他要我投考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文科……我肯定能考上的……可是这样一来，读书的时间太长，家庭负担不起。爸爸还留下了债务。你父母给我们的补助只够买面包吃：连女佣人在内，总共有五口人要养活呢。莫库迪纳提供给我一个推销员的职位，也就是大家所谓的做掮客。我没有立即让步。你还记得那年暑假吧，那时我非得下定决心不可。在我的祖母、你的外祖母家中，那个有阳台的房间……（埃克托瞧着面前的小老头；他似乎又闻到那个房间中特制的窗帘布的味道；阳台是松木的，晶莹的树脂还如珍珠般挂在上面）我哭了整整一个晚上，你没忘掉吧？你母亲待我真好！她为我能继续升学想出的办法，你还记得吗？”

记不得，埃克托一点也记不起来了。炉火已衰，灯油用完，灯芯已烧焦。糊墙纸上的巨大曼陀罗花图案无限反复，只有布满蝇屎的金色画框将其截断；亨利四世童年的肖像在糊墙纸上投下暗影。有半个世纪的时光，每逢星期二，这些物品都静观着那些老妇人来给杜普鲁伊夫人的“招待日”凑热闹；现在它们又注视着这个小老头，他为尽可能长久地维持这种每周一次的盛会而放弃了升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机会。

“你可怜的母亲的话，还萦回在我的耳际：‘厄多克西有女低音歌唱家绝妙的嗓音，字正腔圆。爱玛的钢琴弹得恰到好处。我们会给她们找到学生的；首先是咱们这个家族的孩子……在你毕业之前她们俩便可以此为生……’我让她说服了。你母亲一心只顾疼我。她口授一封信，要我记下来给家里人寄去，告诉她们这个美妙的计划；她要我做的是什么事，连她自己也意料不到……啊，那封信！刚才我正在整理信件，你就来了，真巧！我找到了妈妈这封精彩的书简。这么刚强的女人，如今再也没有了。已经绝种了。你应该念一念这封信，很精彩，是不是？”

他看着埃克托凑近灯光，用心辨认稍微有些褪色的字迹，笔迹工整，如出修女之手：

亲爱的孩子，读了你的来信，我在上帝面前默祷，乞求他在这个紧要关头给我启示。你的两个姐姐十分敏感，我总是想方设法不让她们伤心，这一点你是知道的。尽管如此，我认为把贝拉德姑母设想的计划告诉她们，仍然是我的责任。这个计划如此奇异，如此出人意料，我不愿作出任何评价。两个亲爱的孩子淌了许多泪水，我也情不自禁地陪着饮泣。这些慷慨的人儿，一举一动都表现出英勇豪迈的气质；她们考虑了要求她们作出的牺牲，都心甘情愿地接受了。我的奥古斯特，我告诉你这些，你不会感到吃惊的：是的，她们决心去工作了。她们担任本教区各慈善机构的会长和副会长职务，又是得力的成员，可以说她们的地位在整个圣菲洛曼是独一无二的。至于我家的社会关系，其数量之多和门第之高就不在话下了。现在她们欣然同意放弃这种地位，

准备牺牲这一切，她们唯一忧虑的是怕这样做可能会对不起那些信任她们的人，因此她们决意等上帝的意志一旦显现清楚就坚决执行。亲爱的孩子，她们的感情，我完全能够理解，我跟她们一样为你现世的前程和来世的得救而担忧。我懂得年轻人的自私心理，看到你在这种场合下表现出的自私自利也就不足为奇。

我们三个人一致沉浸在为他人牺牲的喜悦之中，度过了一个既悲哀又兴奋的傍晚；可是当我独自一人度过漫长的不眠之夜的时候，问题的别一方面就显示出来。我想到对我们家族应尽的责任。这个永远不可推卸的责任，你们的父亲临死前向我一再叮嘱过：“亲爱的妻子，不管将来怎样，不管遇到什么不幸，你们要保持身份，不要玷辱门楣。切记杜普鲁伊这个姓氏给予你们的恩惠。”门第！姓氏的荣誉！我们总算维持住了，尽管债务累累，尽管穷困，那是我并不为之脸红的。

就在我们结婚的翌日，你可怜的父亲带我去拜访约翰·卡斯坦和哈利·莫库迪纳两家。只是由于还不起他们的人情，我们才不得不谢绝任何礼遇。这种如此持重的态度远没有损害我们，反而使我们获得这些先生的好感，如今就看你愿不愿意受益了。你知道哈利·莫库迪纳在他的公司里为你保留着一个位置，，无疑是低微的，但这是进身的阶梯，而且能保证我们大家过上跟我们身份相称的生活。你的前程已经在握，就本城这家最著名的公司中。你可以立即领取薪水，在十分有限的范围内补偿你的家庭为你大量付出的开支和耗费的精力。在这样的时候，你却去觊觎什么教育家、公务员的职位，老

买说，我理解不了。假若你不是我的奥古斯特，对你考虑问题是否周密，能否正确作出判断我真会发生怀疑了。

孩子，跟你说什么好呢？我整整一夜没合眼，焦虑不安，最后我终于心明眼亮。我懂得了你所能遭遇的最大不幸，莫过于让你的两个姐姐去当音乐教师和钢琴教员。这很可能使我毕生的心血付诸东流，因为家道衰落了，所谓受益者，反过来也会变成其受害者。

对这个问题，本堂神甫给我出了一个主意。我本想略过不谈，可是这位杰出的教士在我面前并不掩饰要给你写信的意图，所以我还是把厄多克西的荒唐行为告诉你为好。你也知道，这位我们尊敬的神甫指导厄多克西的神修，厄多克西对他盲目信赖。为什么家庭中只有她一个人拒绝接受拉·法斯勒里神甫的指导呢？这种性格我一直想改变而没有做到，这里又一次表现出来了。

本堂神甫可能会给我们想出许多办法，但我不抱任何幻想。倒不是因为这位教士缺乏热忱，而是虔诚毕竟不能代替一切。你知道他出身于平民最底层：根本无法接近整个上流社会。去年冬天，拉·法斯勒里神甫热心借给我一批期刊杂志，其中有一部名叫《路程》的小说。我读这本小说时，就不断地想到他。小说中生动地描写了风俗人情，也有寡廉鲜耻的场面，也许作者对这些是采取否定的态度，但对道德却不无危险；过几年等你到了无需害怕这种描写的年龄时，你也可以读读这本书获得教益。

本堂神甫对我们的说教根本不能损害我和爱玛的信念：他一定会向你重复这些话。对于厄多克西说来，他

的围攻奏效了。这个可怜的神甫不懂得，出去工作会降低妇女的身份，一个出去工作的女人将受到社会的鄙视。神甫自己的母亲出去打短工，一个姐姐是女裁缝，他怎么能理解这些呢？我不能责怪他。这种事是学不来的。只有出身高贵的人才领会得到，如此而已！

我将你的归期定在下星期二。你一回来，我们将立即作出决定。就哈利·莫库迪纳说来，你进他们公司是不成问题的。他有意——这是不难解释的——给我们莫大的荣幸。你不参加他的公司而想另有高就（尤其是想当中学教师！），这种念头他大概根本想不到。我了解这个大好人的，他对自己的判断决不动摇：你如果不这样做，在他看来那就是自毁前程，你将被认为是……

三

“怎么样？很精彩，是不是？你不认为这很了不起吗？”奥古斯特一边反复说着这几句话，一边把这封珍贵的信件放回抽屉内。

他的声调是那样勉强，致使埃克托生平第一次怀疑他的表兄弟在讲反话，他心想：“他怨恨死了……然而不对，奥古斯特又哭哭啼啼地说：

“埃克托，我明白了她的意思……母亲的各种理由，我完全理解了。不久我就得到安慰，挣到一些钱……也就够我们家三个妇女和我不至于饿死！她们的线手套织补又织补，真可怜！可是她们总算有手套，就是到花园去也要戴上手套。钢琴卖掉了，显然是为了排除那种意图。在《莎巴皇

后》中的咏叹调里，厄多克西的嗓音也不再震响窗玻璃了。她们俩是慈善家，将我们自己急需的面包券和煤炭券送给穷人。妈妈希望厄多克西进‘神圣家族修道院’，那里不带财产也可以接纳。我想她说不定最终会说服厄多克西的，这位了不起的妇女，具有无穷的力量，凡是她认为能够增进天主的最大荣耀和对她自己有利的事，都能使别人照办。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她又一次受到那个本堂神甫的阻挠。他也许没读过《路程》，却自认为接受了某些启示，能分辨得出什么才是真正的天职。

“本堂神甫在这方面虽然占了上风，我母亲却在另一方面击败了他。厄多克西近 30 岁时，患了可怕的忧郁症，经常发作。没有丈夫的女子所受的罪，我们这些男人完全不懂，你相信吗？我们周围有的是殉难者，大家却不知道。在我们彼此楼上楼下生活着的这所小房子里，没有哪一滴泪水、哪一声叹息没有见证人。我青年时代，哪一样没听说过啊！我还记得透过隔墙偶然听到的一幕：‘你真不害臊！’我母亲冲厄多克西嚷。‘人家都以为你是个挺虔诚的丫头，简直连禽兽都不如！有这样本能的时候，应当瞒着人。规矩的姑娘连自己都不肯承认的。在下层人家，还情有可原。可你是杜普鲁伊家的一位小姐！何况，’她换了另一种近乎婉转的口气说，‘我完全可以告诉你，我是深知底细才这么说的：感谢上天吧，让你免掉这种可怕的义务、可耻的堕落、可怕的惩罚。像我这么卑微的人，不便妄评天意，可是让上流社会的人做出这样卑鄙下贱的举动，想必原罪是多么深重了。’

“几个星期之后，气冲冲的母亲告诉我，那个本堂神甫自称替厄多克西找到了一个丈夫。你的父母从不知道这件

事，因为我母亲有意不让这桩家丑外扬——你想，对象就是本堂神甫的侄儿，他父亲是邮局的职员，本人在一家粮店里做普通的会计员。我妈妈怎样怒不可遏，你是可以想象的。可是厄多克西非要嫁他不可。就在我们坐的这间客厅内，有多少次吵得不可开交啊！一直持续到本堂神甫去世。此后厄多克西落到单独自卫的地步，逐渐隐忍了。我们瞧着她一点一点地憔悴下去。她瘦得脸都快没了，只剩下那双大眼睛，你还记得吗？她在慈善会里打发日子，照顾小姑娘们。她对孩子有一种近乎肉感的渴求。末了她的病爆发出来。不得不将她一侧乳房切除，后来另一侧也切除了。那位打短工的女工有一个几个月的婴儿，早晨送来请厄多克西看管。她死前几天的情景，我还历历在目：她将小娃娃紧紧地搂在动过手术的胸前。她的卧室就在这间客厅上面。星期二我下班回来，为了躲开客人，便藏到她房内。厄多克西和我，我们透过地板听着那些贵妇人饶舌。”

奥古斯特·杜普鲁伊停住不说了。他不再望表兄弟，而是瞅着炉火，将半掩在破袖口内的双手伸向火苗——也许并不是为了保护面孔不受炭火的炙烤，而是为了挡住一种幻想：他在用颤抖的小手遮盖地狱般的平庸生活，这为乌有而牺牲的年华。

突然，他的两条胳膊垂下来，倒在蒙着黑绸布的大靠椅上——半个世纪期间，杜普鲁伊夫人就坐在这把椅子上坚持每星期二接待宾客。埃克托慌了手脚，赶紧搂住奥古斯特，让他平卧在地毯上，可是没法使这个弯腰曲背的老木偶恢复神志。他跑到隔壁卧室去搜寻，那里弥漫着一股恶浊的臭气：床铺凌乱，一只外来的猫躺在灰溜溜的褥单上呼呼大

睡。埃克托想找一瓶酒精或花露水，但一无所获。厨房内也一无所有：连一片面包渣、一块白糖都没有。咖啡壶底还剩下一点儿黑糊糊的液体，这就是他的全部发现了。

他回到客厅的时候，病人已经苏醒，用胳膊肘支着抬起上身。埃克托让他喝了几口咖啡，问他是不是由于头晕，或者心脏不好。小老头使劲摇头，表情又顽强又固执，直到他的眼神碰见跪在身旁的埃克托的目光，他的面容才松弛下来：

“老实跟你讲吧，我只告诉你——你一个人。”

于是他有气无力地说：

“我饿。”

不错，这是有气无力地说的。然而周围的器物似乎都听见了这句不得体的招供。靠背上蒙着杜普鲁伊夫人所谓“防油布”的第二帝国式样的安乐椅，壁炉上方亨利四世童年的肖像，镶在蝇屎覆盖的金色镜框内的“卡比埃”和“史密斯”，配着巨大灯罩的台灯，钢琴上死者的照片，所有这些器物都愤慨地凝视着杜普鲁伊家最后的子孙。他半卧在破得只剩下丝丝的小地毯上，强忍饥饿直到晕倒。

埃克托瞪大了眼睛望着这个忍饥挨饿的人。世界上有人忍饥挨饿，他不是不知道；然而他还从未亲眼见过；一个如此有失资产阶级身份的不光彩例证就出在他自己的家族中，他不禁看呆了。

“我还未付殡仪费——可花销最大的是额外的小费，到处要给钱。我最后一个铜板给了掘墓人——”

奥古斯特已经站起来倚在墙上。埃克托想出一个主意：

“你能挪动几步吗？刚才我在大马路和圣热奈街的拐角处看见一家咖啡店，咱们上那儿去吧。我记得玻璃门上写着